古希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线的形成

任厚奎

我国解放以来出版的欧洲哲学史教科书，几乎都把哲学史描绘成哲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两个阵营壁垒森严、根本对立、激烈斗争的历史，即人们常说的“两军对战史”。我认为哲学史上的确客观地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任何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可根据它的内容，按照它对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谁决定谁的回答来作出判断。正如恩格斯所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0页）正因为如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便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所以它“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同上书，第220、219页）尽管如此，但它的原则却早就包涵在古代哲学之中因而具有普遍意义，所以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鉴别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恩格斯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468 页)可是应该注意,它仅仅只是"胚胎"、"萌芽",并不具有完全的形式,而且,就是这种胚胎、萌芽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本文拟就古希腊哲学、亦即西方哲学最早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线的形成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浑然一体的朴素唯物主义中包涵着分裂的种子

远古时代的希腊人都信仰一种原始宗教,崇拜超自然的神灵和自己的祖先。当时的氏族赖以存在的基础,第一位的就是共同的宗教节日、祭祀同一的神祇,以及共同的墓地。在荷马史诗所描绘的"英雄时代"更是充满神灵、而且形成了像"宙斯"那样具有最高权威的、共同的神。因此,祭祀神灵的权利往往是同军事首长、最高法官一样,由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来承担。恩格斯说:"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审判的权限没有详细规定,但祭祀的权限是他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表而被赋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103 页)在宗教神话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英雄时代"的末期,反映在赫希阿德的作品中,已经有世界物质本原最初探索的尝试。《神谱》的"引论"部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它指出:"首先出现的是混沌,第二出现的是胸襟广阔、作为万物永恒基础的大地;再后出现的是不朽之神中最可爱的爱神厄格斯,她对神灵和人类一样,既苏软了他们的手足又慑服了他们的神志。从混沌中产生了黑暗和夜晚,她和黑暗交配之后,又从夜晚中产生了天和白日。于是大地首先产生和它本身同样广大、点缀着繁星的天宇,将自身团团围住并作为幸福神灵的永恒居处;此后,她还不经性交而产生了高山、栖息于山谷中的宁妇所光顾的胜地和波涛怒吼的海洋……"(转引自汤姆逊:《古代哲学家》,三联书店 1963 年

版、第 162--163 页)。这里第一个是‘混沌’,第二个则是“大地”,它“作为万物永恒的基础”,产生了‘天宇’、‘高山’和‘海洋’,这就是说,天地万物并非神创,而是来自自然物质的混沌状态,恰恰相反,包括宙斯在内的泰坦诸神,则都是由天地所生。《神谱》主要的是描绘泰坦诸神家谱世系的神话,并非哲学著作,可是它却为哲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所以恩格斯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2 页)

希腊哲学的开端,也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开端是米利都学派的泰利士。他在神话的基础上,探求宇宙万物的本原,认为这个本原(或始基)不是‘混沌’、‘大地’,而是‘水’,宣称地浮在水上,万物从水而生,万物消亡之后复归于水。第二位代表人物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无限者”。第三位代表人物阿那克西美尼则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气”。他们在无限多样的自然现象中寻求统一性,把一种特殊的感性物质当作万物统一的本原,在他们那里本原是第一位的,万物是第二位的,尚未涉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米利都学派一方面主张物质的‘水’、‘无限者’和‘气’是万物的本原,另一方面又承认超自然的神灵存在,并且认为灵魂独立于肉体,灵魂不死与灵魂轮回。他们认为,“灵魂是作为组成部分存在于全宇宙中的,泰利士也许就是因此而得到万物都充满着神灵这个看法的”。并且他“似乎是把灵魂看成某种具有引起运动的能力的东西,如果他确实说过‘磁石有灵魂,因为它吸动铁’这句话的话。”(《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 5—6 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不仅如此,第欧根尼·拉尔修还指出:“他是第一个肯定灵魂不死的人。”(第 2 页) 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也都不否认神灵的存在,而且认为灵魂充满了我们这个世界,他们认为灵魂是空气或者具有空气的性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米利都学派的费雷凯德斯(公元前六世纪人),他全面接受了东方的灵魂理论,主张万物

充满着灵魂，灵魂不死，而且主张灵魂轮回转世，以及轮回的绝对周期性等。

综上所述：一、米利都学派以某种感性物质为万物的本原，这是朴素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但在物质本原之外又容纳了一个独立自存的灵魂，显然这是唯物主义不彻底的表现。二、万物充满神灵和灵魂,这是一种‘泛神论”和“物活论”,神就在万物之中,万物都是神，神也是万物。在当时，这意味着哲学开始摆脱宗教而前进，它是对超自然神灵的最初否定，但泛神论并不是无神论，更不是唯物论，它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三、他们把灵魂理解为气或具有气的性质，虽然这是将精神和物质混为一谈，但应该承认他们对灵魂力图作出唯物的解释。可以断言，米利都学派的哲学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由于他们尚未涉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显然还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从他们对灵魂的主张来看，这种唯物主义哲学中包涵着唯心主义的成分。

紧接米利都学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深受米利都学派的影响。他曾向泰利士请教过，听过阿那克西曼德的学术讲演。还有人认为他是费雷凯德斯的学生。（参见高尔门:《毕达哥拉斯传》,英文版,1979 年版，第 25 页）他完全接受了米利都学派和东方世界关于灵魂的学说。一方面他同米利都学派一样，认为灵魂是一种与肉体不同的精神性的东西，承认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而存在，相信灵魂不死与灵魂转世，同时也主张灵魂是由热元素和冷元素组成的，或由热蒸汽产生出的。另一方面他又对灵魂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表象、心灵和生气。动物有表象与生气，只有人有心灵。灵魂的位置是从心到脑。它的在心里的部分是生气，心灵和表象是在脑子里面。各种感觉就是这两个部分的点滴。灵魂的理性部分是不死的，其余部分则会死亡。灵魂从血液取得养料，语言就是灵魂的嘘气。灵魂是形成语言的元素，是与语言不可分的。灵魂的纽带是血管、肺和神

经 ”。(第 35—36 页)在这里他只肯定动物和人有灵魂,实际上抛弃了万物有灵论;他认为人和动物的灵魂是不同的,因为动物没有“心灵”的部分;他只承认灵魂的一个部分不死,其余的部分则要随着肉体死亡而死亡。这种灵魂学说当然并不科学,它仍然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占主导地位,但也有唯物的因素。

毕达哥拉斯派同米利都学派一样,在哲学上探求万物的本原。由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数学研究,所以“认为数学的始基就是一切存在物的始基。由于数目是数学中很自然的基本元素,而他们又认为他们自己在数目中间发现了许多特点,与存在物以及自然过程中所产生的事物有相似之处,比在火、土或水中所能找到的更多”,所以他们‘显然是把数目看作始基,把它既作存在物的质料因,又拿来描写存在物的性质和状态’。(第 37、38 页)那么这个数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指出:“毕达哥拉斯学派也相信数系只数学之数这一类;但他们认为数不脱离可感觉事物,而可感觉事物则为数所组成。他们用数构成了全宇宙,他们所应用的数并非抽象单位;他们假定数有空间量度。”(《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271 页)数之为‘数学之数’,是作为精神性的东西而存在 数之具有‘空间量度’‘并非抽象单位’‘不脱离可感觉事物’,则表明数来源于客观事物,又不脱离客观事物,实际上是对客观事物数量关系的抽象概括,这又是作为物质性的东西而存在的了。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毕达哥拉斯同柏拉图是不完全相同的。柏拉图认为“数离开可感觉事物而独立存在,这也与他们相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事物即数。”(同上,第 17 页)所以‘在这一方面毕达哥拉斯学派并不引人反对;该被批评的只是他们用数来构成自然体,用无轻无重的事物构成有轻有重的事物。”(同上,第 296—297 页)即是说,物即数,数不脱离事物,数在事物中等唯物主义观点是无可指责的,然而数毕竟无轻无重,由这种无轻无重的东西构成有质量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可见,亚里士多德既不认为他是唯物主义者,又区别于柏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的唯心主义。黑格尔很重视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他认为毕达哥拉斯的数“并不直接就是事物本身；因为一个事物，一个实体还是一个异于数的东西”,但是‘他们所了解的数,更不是指我们意识中的思想”,数乃“是一种非感性的感性事物。”(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三联书店，1956年，第一卷，第231、232、177页)可见，黑格尔既不把数当作物质性的东西，又不把它视为精神性的东西，而是把它当作物质和精神的混合物或中介。英国当代著名希腊哲学专家格士里认为毕达哥拉斯的数有三重形式，即是数学单位，几何上的点和物理学上的物质微粒。（格上里：《希腊哲学史》，剑桥英文版 1962 年第一卷,第 238 页）这实际上也是把数视为精神与物质的混合物。因此，我认为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既不能简单地说是唯心主义的，也不能武断地作唯物主义的结论，似乎两者都不是，两者又兼而有之，既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也有唯心主义的因素。因此在他以后，阿尔克迈恩等人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方面而通向原子论；费洛劳斯等人则发展了唯心主义方面，使之通向柏拉图的唯心主义。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科学组织，也是一个宗教团体。然而赫拉克利特同毕达哥拉斯一样，“他有着一群门徒，那就是赫拉克利特宗派。”“他还在那里效法跟奥尔菲派一样组织兄弟会的毕达哥拉斯派。”(汤姆逊:《古代哲学家》,第 307、310页）但他并不赞同原始宗教，因此他对荷马与赫希阿德都持批判态度，他也不是无神论，因为他承认神的存在，且有相当的研究。认为“地狱之神和酒神是一样的”;“神和人都崇敬战争中阵亡的人。”(第 20、21 ）但比较起来，神比人更高明，“在神看来人是幼稚的，就像成年人看来儿童是幼稚的一样。”“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第 26、27 页 他理解的神是什么呢？有时他把神理解为‘逻各斯”,有时候又认为“神是日又是夜,是冬又是夏,是战又是和,是不多又是多余。他变换着形相,和火一样”。(第 25 页）可见,赫拉克利特用‘泛神论”同传统的宗教相对抗,表现出当时进

步的人们正在逐步摆脱原始宗教束缚的状况。

和先辈们一样，赫拉克利特对灵魂也作了应有的重视。首先，他认为“灵魂也是从湿气中蒸发出来的。”“对于灵魂来说，死就是变成水；对于水来说，死就是变成土。然而水是从土而来，灵魂是从水而来的。”(第 20、22 页)显然，这同‘土死生水，水死生气，气死生火’(第 26 页)是一致的，灵魂就是气。其次，他抛开了万物有灵论和其他动物也有灵魂之说，认为只有人有灵魂，有粗鄙的灵魂，高尚的灵魂，潮湿的灵魂，干燥的灵魂。第三，灵魂是不死的，他说：“灵魂在地狱里嗅着。”(第 28 页)而且灵魂还可以升天，甚至‘他还说到肉体的复活，说到我们诞生于其中的那种尘世的可见的身体的复活，并且是神促成了这种复活。’”在那个存在者面前，他们升天了，变成了活人和死人的警醒的守护者。”(第 24 页)这一切表明，他在灵魂的问题上同毕达哥拉斯一样也是十分混乱的，既把灵魂当作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又把它当作一种独立于肉体的精神性的东西，当‘灵魂进入生命乃是快乐。’(第 26 页)他一方面说灵魂要死，“对于灵魂来说，死就是变成水”，另一方面主张灵魂能够升天堂，也会入地狱。可见，这同样带着传统的宗教影响，他的哲学唯物主义中同样保留着唯心主义的杂质。

赫拉克利特在探求世界本原时，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说：“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第 21 页)列宁认为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说明。赫拉克利特在这里强调的是世界的自然形成以及‘火’的流转变化，以火为基础，通过上升的和下降的两条道路变成世界万物。不过，他同他的先辈一样，回答的问题仍然是世界万物和一个具体的物质本原——火的关系。他的火是不断燃烧，不断运动的物质，从世界的运动本质来说明世界，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但是他同样没有回答思维和存在谁决定

谁的问题。

总之，从泰利士到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从总体上看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恩格斯说：“虽然古希腊人的整个宇宙观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在他们那里已经包藏着后来分裂的种子。早在泰利士那里，灵魂就被看作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和肉体不同的东西(比如他认为磁石也有灵魂)在阿那克西米尼那里,灵魂是空气(正象在《创世记》中一样)；……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魂又是‘以太的碎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第528页）很显然，灵魂是作为区别并独立于肉体的精神而提出的，分裂的种子正是指这种灵魂同肉体相区别和绝对的独立性。

（二）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是通向分裂的桥梁

爱利亚学派在西欧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问题，虽然他们尚未回答二者的关系如何，但已明确揭示了思维和存在这对概念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关系，这就为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以为爱利亚的存在哲学是通向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桥梁。

爱利亚学派的创立者是塞诺芬尼，而最主要的代表则是巴门尼德。据辛普里丘的《物理学》记载：“科罗封的克塞诺芬尼是巴门尼德的老师，他假定了一个唯一的始基，把整个存在看成唯一的东西”；“唯一的宇宙就是神”；“神的实体是球形的,与人的实体毫无相似之处”。(第42页)这个神是全体、是唯一的,全视、全听,永远在同一个地方。但这已经不是传统宗教的神灵，他明确指出：“不要歌颂泰坦诸神、巨人或半人半兽的怪物们的斗争，这些都是古代人的虚构”。(第45页）他们按照自己的形貌塑造神像，所以黑人把神也塑造成黑皮肤的、欧洲人则把神造成红头发、蓝眼睛，如果狮子

和马有手，也会按牠们的形象造成神像。塞诺芬尼用自己的泛神论，否定了原始宗教的多神论。

塞诺芬尼的始基是唯一的存在，它既是唯一的宇宙，也是神，它是全体，是球形的，这就为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奠定了基础。巴门尼德用形式逻辑的规律推断，存在和非存在二者必居其一，存在者存在与非存在者存在二者必有一个假。他断言："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假若"存在者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然而"勉强证明不存在者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31、32 页）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什么性质的东西呢？

第一，"存在"是不可分的、连续的"一"。他说："在我看来存在者是一个共同体"，"存在者也是一个不可分的，因为它全部都是一样的。""存在者之外，决没有、也决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因为命运已经用锁链把它捆在那不可分割的、不动的整体上。"（同上书，第 31、33 页）这种"唯一"的见解同他的先辈是一样的，辛普里丘说阿那克西曼德"是那些说始基是唯一并且能动和无限的人之一。"泰利士、赫拉克利特也是如此，同样"也提出一个唯一的、能动的、有限的始基。"（第 7、16 页）可见早期希腊哲学中"唯一"的始基或本原，都作了物质性的理解，一切由"一"构成，一切又都具有"一"的性质，这就是万物的统一性，就是千差万别的统一整体。

第二，"存在"不生不灭、不动不变。他明确指出"存在者"不是产生出来的，所以也不会消灭"。（第 52 页）亚里士多德说"那些最早的哲学家们，大都仅仅把物质的本原当作万物的本原"，因为，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为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因此他们便认为并没有什么东西产生和消灭，因为这种本体是常住不变的"。（第 4 页）在巴门尼德之后，阿那克萨戈拉和恩培多克勒仍然是坚持这种观点，他们的"种子"和

“四根”就是不生不灭、不动不变的，为了使之结合与分离，便另外提出了作用力或推动者“心灵”和“爱”“恨”。也许阿那克萨戈拉所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哲学家的看法。他说：“希腊人在说到产生和消灭时，是用词不当的。因为没有一件东西产生或消灭的，而只是混合或与已经存在的事物分离。”（第71—72页）可见，“存在”同那些传统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第三，“存在”具有必然性和有限性。巴门尼德认为，存在之所以能够自身同一与不动不变，正是“因为强大的必然性把它用锁链从四面八方捆着，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存在不能是无限的，因为它没有缺陷；如果无限，那就正好是有缺陷的了。”（《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第33页）这里的有限，主要是指受必然性的制约，同时也表现了空间的有限性，因为存在是圆形球体，有中心、有边界。亚里士多德说巴门尼德和麦里梭“前者说一是有限的，后者说一是无限的。”（第49页）其实，主张本原“有限”的，一般称之为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人在他的先辈中也是不乏其人的。泰利士、赫拉克利特都认为本原是有限的，而且它“适应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第17页）可见，必然性、有限性同本原的物质性并不矛盾。

第四，“存在”是圆形球体。巴门尼德说：“存在有一条最后的边界，它在各方面都是完全的，好像一个滚圆的球体，从中心到每一个方面距离都相等，因为不能在哪个地方大一点或小一点。因为既没有一个不存在者破坏团结，也没有一个存在者在这里或那里比存在者多点或少点，因为它是完全不可损毁的。因为那个与哪一方面距离都相等的点是与边界距离相等。”（《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第33—34页）这显然是伊奥尼亚传统的观点，同“水”“气”一样，存在保持着固定形体的特征。既然肯定“存在”是圆形的球体，也就是一种有体积、占有空间的东西，有体积并占有空间的东西必然是物质性的东西，精神性的东西是不可能有这种特征的。因为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圆形、三角形的精神或思想，也不可能设想一个

体、立方体的精神或思想。

从上述四个特征来看，如果说前三点还不足以说明“存在”的物质性，那末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它的物质性质了。把巴门尼德的“存在”理解为物质性的人最近几年在国内逐渐增多，而国外早就有这种看法，如英国的柏内特在他的《早期希腊哲学》中指出巴门尼德并非唯心主义的始祖,而是唯物主义的根基。(参见斯塔斯：《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商务印书馆,第 37 页)罗素似乎也是持这种观点：“巴门尼德所想象的‘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上帝；他似乎把它认为是物质的，而且占有空间的，因为他说它是球形。”(《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 年,第 78 页）但是黑格尔和多数国内外学者则都认为“存在”是精神性的东西。人们可以把它视为没有质、量的纯粹思想概念，而把“圆形球体”之说当作诗意的比喻或者唯物观传统习惯的表现。

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是巴门尼德‘存在’自身很不确定的规定性造成的。若强调其为抽象概念的一面，将它视为精神性的东西；若强调其为有形体的一面，它又可以被看作物质性的东西。实际上,‘存在’是作为‘非存在’即感性客观事物的本质而提出来的，是感觉所不能把握的一种思想概念。这种思想概念是感性世界万物本质的集中概括，在形式上它抛弃了质，又抛弃了量，的确是十分抽象的概念，然而在内容上，它却是有质有量能够被人们所反映、认识的东西。作为客观事物本质的抽象，在性质上同“水”、“火”、“气”、“种子”、“原子”等概念是完全一致的，但作为巴门尼德本人，对这种本质的抽象并不十分清楚，所以他始终把表现感性事物本质的‘存在’同本质表现出来的万物即“非存在”绝对对立起来,并割裂开来,这就抽掉了本质的抽象概念的基础,使‘存在’变成纯粹的抽象概念。凡是将这种抽象性推到极端，就可能滑到唯心主义那一边去；而强调其为有形体等特征则又可发展为唯物主义。法国的查费洛波罗认为这个“存在是由精神和物质的统一而来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而且只有从这个统一而来”。（《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7 页）严群教授也认为“他的本体观念中，实际上包涵两个互相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是唯心的趋势，一方面是唯物的趋势，他自己不觉得，因为在他那时代，心与物两种观念还不能分得清楚。虽则当时思想发展的大势已经是渐由唯物而趋唯心，并且他本身就是这个趋势中的关捩子，他自己却不觉得，所以无意中犯了矛盾的毛病。然而他这种心物矛盾的本体观，两方面都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观无意中包涵两种矛盾的趋势，倒成了后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鼻祖。”（《分析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 31 页）这是“存在”哲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巴门尼德的“存在”理论是从他的认识论中引出来的。当赫拉克利特强调一切皆变、无物常住、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时候，巴门尼德感到世界变化无常，无法获得知识，因此必须撇开表面现象，抛弃感性直观，去认识那深藏在事物内部的不变的本质，从而获得真理性的知识。他说：“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大家所习惯的道路，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要用你的理智牢牢地注视那遥远的东西，一如近在目前。”（第 50—51 页）在这里他明确把思想、理智同感觉经验区别开来，并且各自有不同的对象，感觉以直接当下的事物、即生灭变化的现象界（非存在）为对象，而思想则以那远离现象、深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存在）为对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第一次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按照策勒和柏内特的考订，应译为“能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这个片断同第八个片断内容一致，互为补充，即是“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第 31、33 页）实际上“能被思维者”、“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能存在者”是一个东西，

即存在。这个存在就是思想的目标和思想“所表达的存在物”。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思维和存在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存在可以转化为思想的内容，没有存在就没有思想内容，也没有认识的对象和目标。反过来，没有思想、理性，存在无法被认识，因为感觉是不能认识作为万物的本质即存在的。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在哲学的历史上看到了思维和存在既对立又同一的关系被提出来了。但是，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在这里还没有作出任何回答。

应该指出，巴门尼德第一次明确区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故然是一大功绩。但是，两种认识他虽然都不否定，从非存在中得来的意见虽然不含真理，他仍主张要“加以体验”，“彻底研究”，可是他实际上抬高和夸大理性的作用，贬低甚至否定感性认识的作用。因为他认为感觉是骗人的，感性知识是虚假的，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真理，才能认识那唯一不动的“存在”。那末，理性从何而来呢？由于他把二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否定了理性的来源和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7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等人才把巴门尼德视为理性主义的创始人。罗班也说：“如果说他还不是唯心主义者，那么至少以他作为物理学家对于实在的概念，他也已经开辟了达到‘理念’哲学的道路。……以及更一般地是整个理性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17页）从认识论的意义来讲，把巴门尼德作为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是恰当的。

以上种种表明巴门尼德的存在理论中既有唯物的成分，也有唯心的因素。斯塔斯指出：“事实上，希腊哲学史上自此而后的哲学家不是着重巴氏思想的这一方面，便是着重其那一方面。所以巴氏实在是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公共始祖。”（《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1 年版，第 40页）巴门尼德存在理论的这种特征，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认识向前发展的表现，它预示着哲学上最初形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完整体系即将诞生。“存在论”正是从唯物与唯心混沌不分的状态通向初步回答了思维和存在谁决定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桥梁。

（三）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正式分裂

西欧哲学自米利都学派起至爱利亚学派止，尚处于哲学的婴儿时期，朴素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杂质浑然一体，但从本体论上看，他们整个宇宙观仍属朴素唯物主义的性质。按照恩格斯的主张，灵魂独立于肉体、灵魂不死与灵魂轮回的提出，标志着唯物主义中滋生出了唯心主义分裂的种子。巴门尼德第一次以思想和存在对立统一的形式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就为即将诞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准备了必要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只要试图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进一步回答，立刻就会产生根本分歧。正因为如此，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为哲学上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列宁认为这两大派别具有普遍意义，因而指出：“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哲学上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列宁全集》十四卷，第128页）如果说在此之前仅仅存在分裂的‘种子’，那么到这时正式的分裂已初步完成。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包括留基波的学说)继承和发展了以往各希腊先哲的唯物主义传统，特别是巴门尼德的唯物主义思想以及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关于物质结构最初探讨中提出的“四根”说和“种子”说,从而提出了自己的“原子论”。他用“原子”和“虚空”说明万物和整个宇宙的一切现象，而且他还用原子论来说明精神、思想的产生。

德谟克利特十分重视巴门尼德的学说，而且把他的“原子”也称为“存在”,它是坚实、完整、不可分割、不生不灭、不能变化、具有各种形状等特征，同巴门尼德“存在”的特征基本相同。他纠正了他先辈的某些错误,如巴门尼德不承认“虚空”存在,因为“存在”是不动的，也就不需要运动的空间场所。然而，不动的存在怎么能够同自然界万事万物发生关系呢？既然他认为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本质和现象根本割裂的情况下，作为本原和世界本质的“存在”便无法同现实世界发生关系，因而便难以证明世界由“存在”构成，或存在反映世界本质的问题。这个缺陷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开始补救,他们既坚持“四根”和“种子”不动不变,又坚持由这种本原构成世界万物，于是便假设了一种本原之外的力量——“爱”、“恨”和“心灵”,由这种力量推动“四根”或“种子”结合与分离，从而形成变化万千的世界万物。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他们同样不承认虚空的存在，那么到处都充满着这些“四根”、“种子”，又怎么能够动弹得了呢？所以这个理论仍然有缺陷，到德谟克利特手中，这个问题便全面解决了。他既坚持了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使“存在”构成世界万物,而且又容许“虚空”存在,于是在他这里,“存在”和“非存在”同时并存。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他主张“一个是存在，另一个是非存在，这就是说，充满和坚实就构成存在，虚空和疏散就构成非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主张存在并不比非存在更实在的理由，因为虚空并不比实体不实在）这两者是一切事物的质料因。”(第 98 页)

同时,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虽然不变,但却能自己运动,正是由于原子能自己运动,各种各样的原子才能‘勾结”(结合)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的事物。但是,这只不过解决了原子第一位、万物第二位的问题,说明了万物的来源和世界本质与现象统一的问题。

德谟克利特和他的先辈一样,对灵魂、思想还不能作科学的解释,所以在回答巴门尼德提出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时,认为灵魂也是直接由原子构成的,只不过“这些原子是光滑的和圆的,灵魂也是由这种原子构成,灵魂就是理性。”(第97页)显然他是把精神一类的东西也归结为物质性质。“关于思想,他只说‘它是灵魂在体质很平衡时产生的’;如果觉得很热或很冷,思想就乱了。古代人也很正确地想到,精神错乱也就〔是〕由于某种类似的原因。因此显然他是把思想归之于身体的体质的。”(第102页)在这里,思想同身体紧紧相联,显然是对的,但思想同人的体质联系起来,则不可理解。他又说:“感觉和思想是由透入我们之中的影像产生的;因为若不是有影像来接触,就没有人能有感觉或思想。”(第103页)显然这后一段话表达了一种朴素的反映论,它肯定没有外界事物就没有感觉和思想。当事物放射的影像进入感官便产生感觉,进入心灵则产生思想。虽然这一切都不很科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把人们的思想同身体的体质联系起来,可以说思想是肉体的产物,思想是“影像”直接作用于心灵的产物,它表明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总的来说,思想、理性都是物质产生的,是由光滑而圆形的原子构成的,因此,这仍不失为一种唯物论的反映论。显然,他已经正式回答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想、理性是由原子(存在)决定的,原子是第一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

还应该指出,德谟克利特在思维能否反映或认识存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他有理性主义倾向,因为他认为色、声、味等感觉知识是人们‘从俗约定’的,另一方面他还有不可知论的倾向。他希望获得事物规律性的知识,“他觉得只找到一个

原因的解释，也比成为波斯人的王还好。”(第 103 页)但是,真理离现实太遥远,所以‘实际上我们对什么也丝毫不知道,而只有对〔影像之〕流的每一间歇的意见。”要认识每一事物的实在本性是不可能的。”(第 106 页）由此可见，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是朴素的、自发的。

柏拉图同样是在巴门尼德存在论的基础上，兼收苏格拉底关于概念的学说，建立了自己的“理念论”哲学体系。巴门尼德把世界分为真理的世界和意见的世界，柏拉图同样把世界分为可知的理念世界与可见的现象世界 巴门尼德叫‘存在’的东西,柏拉图称之为‘理念’(即普遍的存在或共相)；巴门尼德的‘存在’统一、完整、不生不灭、不动不变、无始无终。柏拉图的‘理念’虽有许多个，但却是多中之一,同样也是不生不灭、不动不变、永恒持久的 巴门尼德的存在看不见摸不着，只是理性的对象，可见事物才是感觉的对象，柏拉图的理念也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仅是理性的对象，可见的阴影世界则是感觉的对象。他们都认为从前者能获得真理从后者只能得到意见。‘理念’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与苏格拉底的‘概念’的综合,它抛弃了‘存在’的有形特征和物质性质,发展了存在的抽象性。理念作为万物的本质而存在，但却又不在万物之中，它无形无体,无质无量,在时空之外。‘理念’有许多个,有个体事物的理念、有事物关系的理念、性质的理念、行动的理念、大小相似等数量关系的理念,有真、善、美等道德的理念。其中以‘善’的理念为首构成一个宝塔式的理念世界。理念阶梯层层隶属，如红、黄、蓝、白的理念,从属于‘色’的理念 酸、甜、苦、涩的理念,隶属于“味”的理念。

理念作为万物的始原，它先于万物而独立存在，它是一切事物的模型和本质，而万物则是理念的摹本或复制品。是理念决定事物，而不是相反。当桌子的理念出现于桌子之上，这桌子方为桌子,桌子理念若不‘参与’在桌子中,桌子便不成其为桌子。然而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